

挺厚挺沉的《一生充和》，读完了。内容不晦涩，不劳神，顺畅得不知不觉就陷进去，很快就读完了。张充和，很多人都知道，我也知道，还见过两三面。作者王道知道的人也许不多，我知道，只见过两面。印象中的王道，清秀的江南文人，安静沉稳。2013年在九如巷张家小五弟张寰和家遇到，从张寰和的口中知道他为年迈的寰和先生做过很多收集整理张家及乐益的资料，并做了影像的翻拍编辑，为寰和先生帮了不少忙。安静狭窄的九如巷，浅浅庭院简朴房中与寰和先生最后一次会面，说好还要去看他的，谁知次年寰和先生就走了。王道一定记录了不少张家的往事、故事，真是难得。守着九旬失聪老人，院外不远就是繁华的街道，不是内心安静沉得住气的人，是做不了这件事的，这需要定力和情感。

近年来，张家四姊妹、周有光先生，在一定范围内火得很，有关她们（他们）的著述林林总总，断断续续，虽斯人已尽去，仍水流不断。一些有趣的引人

那年年底，城西供销社传出一个消息：要在中山西路包家桥菜场的东侧开一家小书店，兼营学生的文具。书店坐南朝北，隔马路百余米处就是松江县第三中学的校门，东北角不远处还有个小学。

这一年离我去联丰大队的下伸店还不到一年，突然来了调令，让我去小书店报到，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书店是全民性质的供销社开的，而我是属集体的合作商店的，差一个等级，去书店怎么会轮到我呢。

那几年，城西公社（现在的永丰镇）经常借我去搞创作或演出，我还在解放日报、文汇报上发过几首小诗，这一点领导上当然知道。据说在讨论去书店人员名单的时候，考虑要一个男的跑外勤，领导上竟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我：汤炳生喜欢书，让他去弄！于是又在其他门店抽了两位女同志，就我们三人来撑这个书店。

只有一个门面的书店靠西墙，由南往北站着三个书柜，柜台正面临街，右转角后和南面的书库相接，过道就是顾客驻足购物的空间。柜台内，上层是毛主席著作和一些哲学类的书籍，下面一二层都是学生用品。

至今还记得当年一些长篇小说的书名：叶辛与他人合作的《高高的苗岭》、张抗抗的《分界线》、浩然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还有其他作家的《激战无名川》《牛田洋》等等。至于给公社的图书馆和学校送什么书，除了给学校的课外读物外，文学类的书奇缺，我送什么书公社和学校就接受什么书。当年有的大队也有学校，而送书最远的南面已近黄浦江，北边与佘山接壤。送书之前先要和各单位沟通好，然后将书捆绑在专门配给我跑外勤的自行车后面的书包架上，连同发票一家家送过去，当即收现金回来交账。

一次我接到作家周嘉俊的短信，他请我给他留一套柳青再版的《创业史》，我觉得奇怪：周嘉俊在文汇报工作，虽然我在他手里发过两首习作，但从没和他照过面，他怎么知道我在书店？我给他回信：《创业史》还没到，如来的话一定给他留一套。事后我知道是城西公社文化站的宛照告诉周嘉俊我已调书店工作。那时全国书荒，读者精神饥渴已久，不管什么新书上架，上海的新华书店就会排起长队，能“抢”到手就是你的运气，难怪如周嘉俊这样的作家，要一套心仪的书也这么犯难。盼望了许久，《创业史》终于来了，不过书店只分配到三套。我给了公社和学校各一套，留给周嘉俊的那一套我抓紧时间先饱眼福，等看得差不多了才给他写信。那天他正在松江，顺道来将书取走，临别时还高兴地连声说谢谢。

后来又陆续来了姚雪垠的《李自成》和多年不见的《东周列国》……书是越来越多了，但我虽身处近水楼台，就是买不起想要的书，只能在站柜台的时间里忙中偷闲，抓紧阅读各类小说。也时时会异想天开：要是现在在家里，要是小书店是自己的书房，我准会书卷在手，杜康相伴，让书香和酒香就此沁润人生，那才叫乐，是那种抛却杂念而精神上富有的乐！

入胜的细节为多数读者乐道，写在哪本书里都很讨巧，因而哪本书的编者作者都不肯舍弃。

可也正是因此，我对有关张家的书期待并不大，有点怕看到那些熟悉的情节被移花接木般生搬至某个章节。王道的《一生充和》居然没有重叙很多夺人眼球的故事情节，循规蹈矩，认认真真如书的名字一样不事张扬地写了张充和的一生。是个写书的样子，书就应该这样写，对写书人和书中人的敬意，是我能很郑重地读完这本书的首要原因。

张家四姊妹中的四妹充和，应该是最传奇而神秘的。幼年深宅大院和青少年的回归、颠沛，在成熟的最美妙的年华，在很多追慕者的追求仰慕中，一骑绝尘远离故土亲人，安居美国。远离了家人，远离了师长，远离了书卷横笛，远离了曲友，也万幸地远离了很多是非和不测，倏忽几十年，谁想到竟是在异域他乡的她，完好地保留了那一脉书香一曲衷肠。我们远远地看着她，娇

一本安静的书

叶稚珊

娇小小那一身标志性的传统旗袍穿了将近一个世纪，那张秀美，到老都秀美的脸上只染上了薄薄一层岁月的霜色，没有刻痕刻难风霜雨雪的雕刻。时空的隔阂使我们一直觉得她一生都是那样的优越，无烦愁，即使要与柴米油盐打交道，也是十指纤纤轻描淡写。2004年在现代文

学馆她的书画展见到她，白发映衬的一张不施粉黛秀美精致的脸，一头银发毫不做作地挽在脑后，丝绒旗袍，简雅清素，美得超脱凡俗，让人不忍靠近。

距离不单产生美，也会使人生出误解。一直以为充和一生都是富足无忧的。看了王道的书，明白她也有过凡人的柴米之忧，而她以“千金”之身，克勤克俭，以惯有的清风明月心境安然度过。书里细致客观地记录了充和远离人们视线的生活，有细节有心理活动有佐证。使这个神秘的有着古典气息的张家小妹，落人现世凡间，不是袅袅婷婷，而是浅笑辄

止，不是在高阁闺中，而是在门前庭院栽花种菜，相夫教子，在书房笔墨纸砚，拍曲按笛。不见华服金钗，质朴的老派旗袍，原来竟是小五弟寰和先生的夫人在苏州找老裁缝专门定制的。而七十多年，充和的身材由青年的标致至老年的清瘦居然变化不大。在耶鲁校园自家寓所门外小园侍弄菜园的照片，充和仍旧是那身旗袍。真想知道那蔬菜瓜果中会有着怎样的书卷气息和清秀滋味。

却原来“隔篱瓜”是充和亲手栽种，不为赏看，而是盘中餐。

王道不只是客观描述，他带入了自己的情感，言内意在字里，言外意在行间，他把充和当时的当地心境揣摩得清清楚楚。他不是无影揣摩，而是查阅了浩繁的资料，沿着充和的人生旅途，她接触的每一个人，她的所有文字哪怕只言片语，大致还原了充和的生命轨迹。这个张家小四妹，和三位姐姐同父同母，却自幼在另一座深宅大院，在与姐姐们完全不同的环境里长起来。姐姐们虽有私塾先生，却可以上课分心，惦记着庭院中

跌落的果子。进了学校可以逃课，留级。而充和，慈爱严苛的叔祖母和同样严苛慈

爱的朱漠钦老先生，眼巴巴地盯着她一个人，像爱护保护自己的眼珠一样呵护着她，这个聪慧的孩子，七岁时回到姐姐们身边，扎实的幼功，让姐姐们刮目相看，自叹不如。

大姐允和，至终老那

张比三个妹妹都圆满的脸上仍带着福相。二姐允和、三妹兆和老来虽然还是安泰静美，但生活中的跌宕风浪种种磨难留在脸上的痕迹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尤其是兆和，中年以后的沉静默然和老年深沉的面相，对比少年时的开朗无忌，让人心疼。

而充和，面相总是顺应着年龄的增长自然地在变化，到了什么年龄，就是什么样子，没有刻意地描摹掩饰妆扮，也没有遭受精神心灵摧残的痕迹。她似乎并不在意自己外在的容貌，也许是有了这样的底子根本就不必再去花什么心思。她没有为自己留下很多照片，留在我心里的影像就是在现代文

学馆她在签名时那低头悬腕、凝眉的侧影，美的无以言表。

感谢王道，用白描的笔法记述了充和的一生，使我们，使无缘见到她的人能从文字和照片中真切地认识一位离我们远去却百转千回让人永远忘不掉的人。

由冬入春，惊心动魄，跌宕无常。感谢那些为我们平安付出自己的健康甚至生命的人。春暖，也许不一定要赶去看桃红柳绿草长莺飞，安静地坐下来，追慕安静的人，读点安静的书。认识一位读书人、写书人：王道。

吾友何勇提醒四月初乃英国诗圣华兹华斯诞辰250周年纪念日。目下整个西方世界笼罩于疫病阴云，料想即使在其祖国英格兰，眼下能记挂华兹华斯者亦不会太多。感何君深情，遂忆起当年旧事。

卅余年前，何勇与我曾翻译过逾二百首华兹华斯诗作，译诗历时二年余并有出版社定稿欲付梓。惜其后因我们陆续出国而出版社延宕辗转未能竟事。尤可憾者，译诗原稿也因出版社人事变迁未能及时收回而至今云鹤杳然。每忆及此，常引为平生憾事。

当年为出版华兹华斯诗集，我曾撰著一篇长文为序，惜今已不存。目下为居家避疫所限，手头鲜少资料和工具书。图书馆虽近在咫尺却因抗疫全部关闭；惟勉力以记忆为纲，回顾一下他的成就。威廉·华兹华斯被誉为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最重要的英语诗人之一，是英国桂冠诗人，也被称为英国诗圣和英国浪漫派文学的鼻祖。

华兹华斯开创了英国湖畔诗派，他提倡“素朴生活，高尚思考（plain living and high thinking）”。他的诗风朴素却典雅、意味隽永，为英国诗坛树立了很高的标准，对后来的欧洲文学影响很大。他直接启迪了后来的英国浪漫主义诗歌运动，是拜伦、雪莱和济慈等人的精神导师和先行者。

华兹华斯出身律师家庭。但童年失慈失怙，造成他畸零、敏感且耽于感伤及幻想的个性。他毕业于剑桥大学，后游历欧陆开阔眼界。望尽千山而复归平淡，青年时代起华兹华斯即喜欢素朴的乡间生活。他移居湖区，致力于歌颂天籁，思考人生和返归自然。华兹华斯跟另外两位著名浪漫派诗人柯勒律治、骚塞组成“湖畔派”诗人组合，隐居湖区，远离城市和尘嚣。他们厌恶资本主义城市文明带来的金钱关系，愿在大自然中找慰藉。华兹华斯性情超脱，他流连乡野、寄情山水；歌颂质朴和童心，呼唤人间真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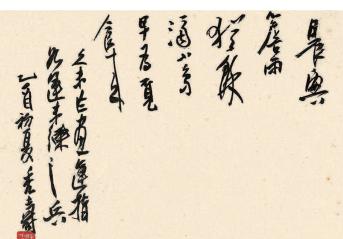
华兹华斯著名诗歌有《致布谷鸟》系列、《我独自漫游像一片白云》《孤独的刈禾女》《露西组诗》《我们七个》《咏水仙》《吟于听潭寺左近》等。其诗格调清新，语句纯发乎自然，但蕴含人生思考和哲理。

总的来看，华兹华斯诗风素朴典雅，高古幽洁，讲求意境和寓意。有人比喻他像中国诗人陶渊明；若论诗风清新，也有人认为他的风格像白居易，能做到雅俗共赏。华兹华斯诗歌的另一特点是其诗意似质朴但寓意深远。初读他的诗作见其遣词造句平白如话，但细味则悟其内容并不平淡；华氏诗风不求造险，但其思维平实见壑，俗中奏雅，常有神来之笔。

华兹华斯诗歌题材和体裁比较多样。其中较多的是放情山水的诗作；也有大量汲取民间营养的诗作，其中不乏谣谚体作品。他也创作了不少长诗和抒情叙事诗，其十四行诗也有很多杰作。文学史称华兹华斯的长诗《汪洋恣肆、铺陈抒情叙事皆擅》，他的小诗清新隽永质朴，其大多作品都实践了自己的诗歌主张，堪为楷模。

在性情追求上，华兹华斯主张不同凡俗，提倡“高尚思考”。他的诗句“素朴生活，高尚思考”被牛津大学基布尔学院奉为格言。

华兹华斯颇长寿，他遭逢乱世，却像深山里的水仙花给人间暗送着温馨。他于80岁那年死于4月23日。熟悉文学史的读者朋友知道这一天很不凡。因为此日也是世界著名文豪莎士比亚和《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去世的日子。这一天后来被定为“世界读书日”。我想，选择这一天让大家读书大约是因为纪念这些高贵的灵魂在天堂的重聚；但不知这个“读书日”缔造者是否留意到了，华兹华斯这天也在那儿等候着呢——读书不能忘了读诗。



晨觅

(中国画) 潘天寿



晨觅

年初夏的一个早晨，国画大师潘天寿画了幅

《晨觅图》。

一只鸟儿，一盆兰草，水墨画成。题识云：“晨兴檐雨犹余滴，小鸟早为觅食来。久未作画，运指如运未练之兵。乙酉初夏，秃寿。”钤“潘天寿”、“阿寿”两方印。鉴藏印：问畔珍藏。久未作画，当然很想创作一幅。画什么呢？一只鸟儿在屋檐下觅食，三两声檐雨余滴。雨滴声中，小鸟觅食的样子甚是可爱。何不就此画上一幅？画意有了，一挥而就。这个初夏的早晨，便有了觅而得之的欣喜。

4月，国内疫情好转，桃花怒放，倍觉春来白日长。在古代，农历三月有个别称“姑洗月”，这是与家庭搞卫生有关的一个月，古人以为，时近初夏，阳气日盛，万物大萌大动，大有去故就新的大气象，所以，以“姑洗”相匹配。曾听家里老人讲，过去农历三月，姑娘们都会把家里的衣物、杂物都拿出来去小溪里洗，这叫“浣溪”，以去除一年的霉味，除旧迎新，这个时节，曾可以看到家家户户浣溪的盛况。后来人们干脆把农历三月称为“姑洗月”，养成了家家搞卫生的传统习惯。今年4月，正好是第32个爱国卫生月，可以说，经过这一轮抗疫考验，全国人民的卫生观念和习惯又有了新的提升。

现在的上海，并没有彻底和蚊子、苍蝇、老鼠、蟑螂告别，但是，这丝毫难不倒我们。如果仔细观察，可以看到有些小区的树上挂着的诱蝇笼，空心瓦里装着灭鼠药。不少人家都习惯安装纱窗，以免遭“四害”入侵。

据说，鲁迅先生住在北京砖塔胡同时，每次从街上回家，都会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纸团放进炉子烧掉，大家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鲁迅先生说，“他有痰就吐在纸里，带回

家烧掉，不会危害他人了。”现在我们用过的口罩要用纸包好扔进垃圾桶里，也很少看到有人随意吐痰，就是卫生文明意识的提升。我看见过养宠物的朋友常会随身携带塑料袋，自觉把狗狗的排泄物捡起包好扔进垃圾桶，也是保护公共环境卫生的体现。记得以前上海石库门老弄堂里，每星期有一天是居委会

干部带领居民们在弄堂里打扫卫生，从退休老人到红领巾学生，人人参与，干得热火朝天，把弄堂冲洗得干干净净。现在的公共区域卫生多由物业公司专人代劳，这样的场景不多见了，但也会看到那些捡起他人撒落垃圾袋为扔掉的邻居，他们总会让我想起，美好的环境，需要人人参与打造。

闲暇时，我喜欢种花，阳台、庭院里种的植物，常常会引来蚊蝇小虫。防范的秘诀就是防水，花盆不积水，水栽花卉，水石盆景里的水两天换一次，以防蚊子在水里产卵。浇

花时，花盆下面要准备一个接水盘，等花盆里的水滤完，要及时倒掉，并擦干拖净。在阳台、小天井里，备只灭蚊灯也蛮有用的，天黑，打开灭蚊灯，蚊子飞来撞到外层电网即触死，当然，更环保的还是勤打扫，保持通风干燥。

此外，我还从网上学到一些防蚊的小妙招。比如，用空瓶装2-3毫升糖水或啤酒，蚊子闻到甜、酒味就会往瓶里钻，碰上糖水或啤酒就会粘住。又如，在房间里放上几盒开着的风油精、清凉油，可以驱蚊。蚊子的特性是天亮前和黄昏时分喜欢停息在窗纱上，按此规律用电蚊拍打蚊子，事半功倍。

很久以前，有只老鼠闯入家里，买了鼠笼、鼠药，老鼠不上当，布下粘鼠纸，半夜里上厕所一脚踩上，把自己粘住，后来有懂的朋友帮忙观察到老鼠踪迹，粘鼠纸重新布局，终于抓住了老鼠。虽然防鼠已经是老黄历了，但是卫生防疫就是要做到滴水不漏。

十日谈
我家的防疫妙招
手帕更加环保，更加节约。
责编：徐婉青



诗圣华兹华斯的生日和死日
海龙